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

英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拿大卷

2

重庆出版社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

英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拿大卷

2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颜尚贤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费晓瑜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30

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卷(2)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625 插页 6 字数 514 千
1992 年 8 月第一版 1992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

*

ISBN 7-5366-2490-5/I·480

定价:29.00 元

内 容 简 介

本卷收有四部作品。英国纪实文学《最长的一天》，传神逼真地再现了盟军组织实施诺曼底登陆作战的宏伟历史场景，扣人心弦；英国纪实文学《追歼“俾斯麦”号》，生动记述了英国皇家海军倾全力猎获并击沉德国海军王牌巨型战列舰“俾斯麦”号的悲壮历程；英国长篇小说《太阳帝国》，描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侨民在上海日军平民集中营的悲惨遭遇；加拿大叙事长诗《在航海日志背后》，讴歌一支运输船队抗击法西斯潜艇的英雄气概。

编辑凡例

1.《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套全面、系统地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优秀文学作品书系。

2.《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按国别和地区分卷,共52卷:苏联10卷,法国4卷,德国、奥地利4卷,美国3卷,意大利3卷,日本2卷,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2卷,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2卷,欧洲多国2卷,东南亚1卷,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1卷,波兰1卷,保加利亚1卷,南亚、西亚、非洲1卷,南斯拉夫1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1卷,朝鲜1卷,中国12卷,国名和地区名除个别例外情况,一般用该原著初版时的国名。

3.本书系侧重选收本世纪30—50年代出版的、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对个别有代表性的作品,在时限上有上溯或下延。体裁限于小说、诗歌、戏剧和纪实文学。中国卷另收有散文、杂文。

4.本书系中所收入的译著大部分是根据原著新译的,部分已出版过的中译本,均经过重译或修订。

5.对有多部重要作品的作家,原则上选收其一部。凡收入的作品,一般附有该作品版权记录及著、译者简介;节译作品附有内容介绍。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卞之琳 冯至 艾青 罗大冈 林林 林默涵
季羨林 萧秧 萧乾

编委会

总主编：刘白羽

副总主编：叶水夫 沈世鸣

(以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常务总编委：吕同六 吴元迈 张羽 陆梅林 黄宝生

总编委：

马烽	王央乐	王佐良	戈宝权	叶水夫
叶君健	包文棣	冯亦代	刘宁	刘白羽
刘绍棠	朱虹	朱子奇	吕同六	孙家晋
孙绳武	许磊然	沈大力	沈世鸣	李芒
李文俊	李明滨	李辉凡	李赋宁	杜埃
陈桑	杨燕杰	吴元迈	张羽	张黎
张敏生	陆梅林	范大灿	周宗贤	周珏良
林洪亮	柳鸣九	草婴	施咸荣	殷白
袁可嘉	夏树人	秦顺新	高莽	高慧勤
钱善行	鹿金	黄宝生	蒋际华	董衡巽
蒲华清				

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卷编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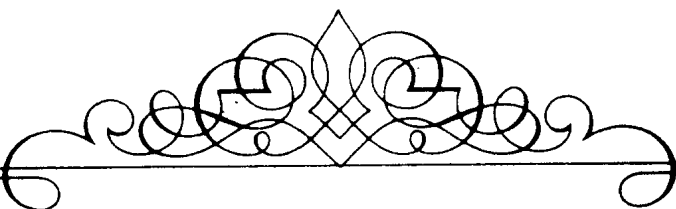
主 编：李文俊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美惠 申慧辉 李文俊 施咸荣 陶 洁
董衡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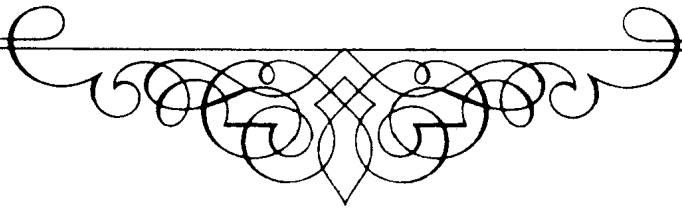
目 录

编辑凡例·····	1
最长的一天·····	[英]科·瑞安著 李文俊 陶洁 申慧辉译 1
追歼“俾斯麦”号·····	[英]赛·斯·福瑞斯特著 汪子强 译 何京柱校 225
太阳帝国·····	[英]詹·格·巴拉德著 董乐山译 319
在航海日志背后·····	[加]艾·约·普拉特著 姚祖培译 599



最长的一天

〔英〕 科·瑞安 著
李文俊 陶洁 申慧辉 译



Cornelius Ryan

THE LONGEST DAY

June 6, 1944 D-Day

据 Simon and Schuster, Inc.

1959 译出

为所有参加 D 日战斗的人而作

前 言

1944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D 日

霸王行动，盟军登陆进入欧洲大陆，是 1944 年 6 月 6 日 0 时 15 分整开始的——就在将永远被称为 D 日那一天的第一个小时里。在那个时刻，美军第 101 与第 82 空降师一些特选人员跨出他们的飞机进入月光照耀下的诺曼底夜空。五分钟后在 50 英里外，英军第 6 空降师的一个小组跳离他们的飞机。这些人是探路者，他们的任务是在空降地点燃亮信号，让后续的伞兵与乘滑翔机的步兵着陆。

盟军的空降部队清楚地标明了诺曼底战场最远的边界。在他们与法国海岸线之间偃卧着五个准备在那里登陆的海滩：犹他、奥马哈、古尔德^①、朱诺与索德^②。就在伞兵们在诺曼底幽黑的树篱里战斗的拂晓前的几个小时里，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最大的舰队开始在那里海滩外面集结——几乎有 5000 艘舰船，运载着 20 多万陆军、海军与海岸巡逻队的士兵。清晨 6 点半开始，在一阵猛烈的军

① 意为“黄金”。

② 意为“刀剑”。

舰炮轰与来自空中的轰炸之后,数千名士兵涉水登陆,构成了反攻的第一个攻击波。。

下面要叙述的并非一部军事史。这是关于人的故事:盟军的士兵、和他们对阵的敌人以及卷进 D 日血腥混乱中的平民百姓——战役开始的这个日子将结束希特勒妄图统治整个世界的疯狂赌博。

085801

第一部 等待

1

村子在潮湿的6月清晨里非常安静。村子的名字叫拉罗什吉荣，它躺在从巴黎到诺曼底几乎一半路程上的塞纳河宽阔的、懒洋洋的弧弯里，不受打扰，几乎有12个世纪了。多年来它仅仅是人们到某处去半途要经过的一个地点。这儿唯一的特色是有一个城堡，那是拉罗什富科公爵们^①的府邸。正是这座突出在村后屏障般山丘旁的城堡，使拉罗什吉荣的太平日子走向终结。

在这个灰濛濛的早上城堡阴气逼人，它的巨大石块因为潮湿而闪着光。快6点钟了，可是两个铺着圆卵石的大院子仍然毫无动静。大门外面，大路延伸开去，很宽阔，空荡荡的，村子里那些红瓦顶房舍的百叶窗仍然紧闭。拉罗什吉荣非常安静——安静得像是个荒芜的野村。可是这种寂静是不真实的。在窗板后面人们在等待钟的鸣响。

6点钟一到，城堡旁边那座15世纪的圣萨姆森教堂里的钟就

^① 法国最显贵的家族之一。

会敲响“奉告祈祷”的钟声。要是在太平年月，它的意义很简单——拉罗什吉荣村民会在胸前划个十字，停下来做一次祈祷，可是现在“奉告祈祷钟”有着比静思片刻更为丰富的意义。今天早上钟的敲响意味着一夜宵禁的结束和德军占领第 1451 天的开始。

拉罗什吉荣村每个角落里都安有岗哨。哨兵们在有保护色的斗篷里蜷成一团，他们站在城堡两座大门的门洞里、村子两头的路障旁、小山丘白垩矿脉露头凹处的岗亭里以及城堡上方最高的小山上古塔残址旁的哨所里。在那里，机枪手居高临下，能把整个被占领的法国中占领得最为彻底的村子里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拉罗什吉荣虽然有田园诗般的表面，骨子里却是一座监狱；村子里里外外一共有 543 个村民，而德国军人的数目却是村民的三倍多。他们其中的一个就是陆军元帅欧文·隆美尔，德军西线最强大的 B 集团军群的司令。他的总部就设在拉罗什吉荣的城堡里。

从此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关键性的第五个年头，全神贯注、意志坚定的隆美尔准备为他一生中最最凶狠的一次战役而战斗。他指挥着 50 余万军队，其任务就是防守一条极长的海岸线——延伸几达 800 英里，从荷兰的海堤一直到布列塔尼半岛大西洋海浪冲击着的岸滩。他的主力第 15 集团军集中在加来海峡省一带，亦即英法海峡最狭窄的地段。

夜复一夜，盟军的轰炸机轰炸这个地区，第 15 集团军中对轰炸厌烦不已的老兵苦涩地打趣说，最好的休息疗养处所莫过于第 7 集团军的诺曼底驻地了。那里几乎没有落下过一颗炸弹。

好几个月了，在一片密林般的滩头障碍物和雷场的后面，隆美尔的部队在海边的水泥工事里等待着。可是蓝灰色的英吉利海峡一直空无舰船。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在这个宁静的星期天早晨，从拉罗什吉荣村仍然看不出一丝盟军进攻的迹象。这一天是 1944 年的 6 月 4 日。

隆美尔独自一人待在底层那个他用来办公的房间里。他坐在一张巨大的文艺复兴式办公桌的后面，就用一盏台灯照着亮工作。房间很大，天花板很高。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戈布兰^①挂毯。另一面墙上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公爵那副高傲的尊容——此公是17世纪的格言作家也是当今公爵的祖先——从沉甸甸的金边画框里往下俯视。溜光的拼花地板上散放着几把椅子，窗前挂着厚厚的帷幔，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房间里除了隆美尔本人之外再没有别的与他个人有关的东西。这里没有他的妻子露西-玛丽亚或他的15岁的儿子曼弗雷德的照片。没有战争初期他在北非沙漠大捷的纪念品——甚至也没有1942年希特勒兴致勃勃地赏给他的那根华丽耀眼的陆军元帅节杖。（这根18英寸长、3磅重、带有金鹰与黑卐符号的红丝绒套子的金杖，隆美尔只携带过一次，就在他获得的当天。）甚至连说明他部队布防状况的地图也没有一幅。传奇色彩的“沙漠之狐”还跟以前一样，躲躲闪闪，捉摸不定；他可以一下子走出这个房间，连一丝痕迹都不留下。

51岁^②的隆美尔虽然看上去显老，却和以往一样精力旺盛。B集团军群无人记得哪个晚上他睡眠超过五小时。这天早晨，和往常一样，他不到4时就起床了。如今也在不耐烦地等待6点钟的到来。那时他将和幕僚们一起用早餐——然后就可动身去德国了。

这将是隆美尔几个月来的第一次休假。他打算坐汽车回去；希特勒坚持他的高级军官必须用“三个引擎的飞机……而且每次必

① 法国染织师家族，所织挂毯闻名于世。

② 原文如此。隆美尔生于1891年，此时应为53岁。

须有一架战斗机护航”，这就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乘坐飞机。好在隆美尔也不喜欢坐飞机；他将乘坐他那辆有活动车篷的黑色大霍奇，走8小时回到他在乌尔姆市黑尔林根的家。

他一直在期待着这次旅行，可是作出走开的决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隆美尔的肩膀上负有巨大的责任，那就是盟军一开始登陆便立刻将其击退。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灾难，已有点步履不稳；成千架盟军轰炸机日日夜夜连续猛炸德国，俄国强大的兵力进入波兰，盟军兵临罗马城下——不可一世的国防军到处在被击退、被歼灭。德国虽然离打输还很远，可是盟军的登陆将会是决定性的一役。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正是德国的未来，而这一点隆美尔心中比任何人都清楚。

然而这天早晨隆美尔却准备回家。几个月以来他都希望6月初能回德国去待上几天。有许多理由使他现在相信他可以离开，虽然他绝对不会承认实际上是自己非常需要休息。就在几天之前他打电话给他的上级，年迈的西线总司令陆军元帅葛尔德·冯·伦德施泰特，请求暂时离开；请假立刻就获准了。接下去他有礼貌地拜访在巴黎附近圣热尔曼-恩-赖尔的冯·伦德施泰特总部，去办正式请假手续。冯·伦德施泰特以及他的参谋长君特·布鲁门特里特少将见到隆美尔憔悴的面容，都不免感到震惊。布鲁门特里特永远忘不了隆美尔看上去“又疲劳又紧张……显然很有必要回家和家人团聚几天”。

隆美尔确实是既紧张又急躁。从1943年将近年底他来到法国的那一天起，何时何地都与盟军交战就成为一个几乎难以承受的负担压在他的身上。和海岸前线所有人一样，他一直生活在焦虑的梦境里。他老得去揣摩盟军的意图——他们将怎样进攻，打算在哪里登陆，特别是：什么时候。

只有一个人真正了解隆美尔的紧张心情。对他的妻子露西-玛丽亚，他毫无保留地倾诉一切。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他给她写了